

藝衡館詞選



100228/29

# 藝蘅館詞選

梁令嫻編 劉蘊生校點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7423

广东人民出版社

857423

封面题字 刘逸生  
封面设计 贺懋华

### 艺荷馆词选

梁令娴编 刘逸生校点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83毫米32开本 11.625印张 2插页 191,900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950册

书号 10111·1256 定价 1.25元

## 前言

《艺衡馆词选》，新会梁启超女公子梁令娴选钞。正编分甲、乙、丙、丁四卷，甲卷为唐五代词，乙卷为北宋词，丙卷为南宋词，丁卷为清代及近人词，计五百九十七首。另以戊卷为补遗，录南宋、清代及近人所作七十九首。合共六百七十六首。并附录李清照《词论》、杨缵《作词五要》、张炎《词源》、陆辅之《词说》以及周济《词选序论》、况周颐《玉梅词话》凡六种。这既是一本便于初学的历代词（除元、明外）选本，也是可供词学专业研究的历代词选本。初版印于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公元一九〇八年），其后续有再版，当时颇受读者的欢迎。

《艺衡馆词选》原是梁令娴从其父执顺德麦孟华（字孺博，号蛭庵，光绪举人，著《蛭庵词一卷》）受业时，自钞历代词以资讽诵，初钞近二千首，其后经麦孟华加以甄别，删繁去累，始成此选。所以此书也可视为梁、麦二人的合作。

唐、五代是词的建立时期，两宋是词的发展光大时期，元、明之际，词道衰落，至清又再

2013/65

振兴，晚清数十年间，词道益尊，人才亦盛。起伏变化，踪迹可寻。选者正是循着这一发展脉络，选唐、五代词一百一十一首，以显示词的发源滥觞；继选北宋词一百二十九首，以见词的继承发展；继又选南宋词一百九十首，以见词的繁衍鼎盛；继又选清代及近人词一百六十七首，以示词的继起复兴。而选者于两宋名家中，尤注重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吴文英、周密、陈允平、张炎八家，以为是词中的李、杜、韩、白，故入选作品尤多。

由上可知，这本词选显然是受了清代中叶常州词派理论的影响。

清代的词学，有浙派和常州派之分。清康熙间，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朱彝尊曾选辑唐、五代、宋、金、元词为《词综》三十六卷，其论词以「清空」「醇雅」为主，而奉姜夔、张炎为正宗，着力于词的格律技巧，一时风气所趋，群相应和。以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厉鹗继起，推波扬烈，「大江南北，主盟坛坫，凡数十年」，影响甚大，世遂称为浙派。然而此派强调格律的结果，其流弊为仅仅注重于艺术技巧，而于作品思想内容，则并不重视。而且过分强调「清空」「醇雅」的结果，也使作品脱离现实，逃避矛盾，或成为耽溺逸乐、粉饰升平的工具。

所以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和统治阶级内部危机的深化，一些词学家便不满意浙派的宗旨，转而提倡「意内言外」之说，其目的正在于补偏救弊。此派以常州（今

江苏武进）人张惠言、张琦兄弟为首，以《词选》（仅选唐、五代、宋词一百一十六首）作为标准，提倡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所谓「意内言外」），其手法则是「寄托」「比兴」（所谓「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张惠言这种主张，自然是适应时代趋势和要求，因而响应者大不乏人，其中的佼佼者除了撰《续词选》的董毅外，还有荆溪（今浙江吴兴）人周济，后来又有人和（今浙江杭州）人谭献，金坛（今江苏金坛）人冯煦。周氏有《宋四家词选》及《介存斋论词杂著》，谭氏有《篋中词》及《词辨》，冯氏有《宋六十一家词选》。这些人都属于常州词派，尊崇词体，认为词应该注重思想内容，但他们的主张也不尽同于张惠言。例如张氏《词选》不取南宋的吴文英，而周济、谭献等人却极力推崇吴文英。周济并且主张在写作技巧上要「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所以他的《宋四家词选》便以北宋的周邦彦、南宋的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作为「领袖一代」的四大家，而以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陆游、姜夔等为附庸，这是颇不同于张惠言的原意的。因为张惠言着重点在于内容，而周济的着重点更在于技巧。

晚清数十年间，「世变日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纠结。此时的词人，不仅不能闭目塞耳，无视当前的社会现实，而且还须运用词作为武器来反映社会现实了。所以常州派的主张便成为晚清词坛上最有权威的理论。

不过，在同治、光绪之间，常州派词论已有所发展，不全同于嘉庆、道光之间了。正如谭献在《复堂日记》（丙子）所说的：

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而比兴渐盛。故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为江湖；以常派挽朱、厉、吴、郭佻染伧仵之失，而流为学究。近时颇有人讲南唐、北宋，清真、梦窗、中仙之绪既昌，玉田、石帚渐为已陈之刍狗。……

这段话指出了同治、光绪之间词坛上的大体倾向。就是说，一方面，他们仍然承认常州张氏提倡的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除了学习南唐、北宋名家的优点之外，更强调向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学习艺术技巧。

《艺衡馆词选》选辑于光绪末年，正当社会变革日烈之际，编者自然受到常州派理论的影响，接受了该派的「意内言外」之说，强调词的比兴、寄托的作用（选者把温庭筠作品选了二十一首，还把张惠言的评语全部抄录，就是明证）。而同时对于周济等人推崇的周、辛、王、吴，也作为重点作家选入。选取周、辛、王、吴四家之词共九十一首，加上补遗的吴文英十三首，共达一百零四首，竟为所选宋词的三分之一。那就可见选者的趋向了。

平心而论，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反对言之无物、单纯追求艺术技巧的形式主义风气；它反对视词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认为词是风骚之遗，近于诗经的

比兴变风之义，因此词体是崇高的，应该「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之」。正因如此，词自应「有而为作」，应是「文有其质」。换言之，它强调词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把词体提高到与诗赋同列，并且主张在创作上注意形象思维（所谓「比兴」）。虽则他们所指的思想内容和我们今天所指的思想内容有本质不同，那是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加以苛求。

但常州派的词论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历史观点，把由于历史条件还未成熟因而还不能出现的情况，硬说是已经出现，于是不惜穿凿附会，曲解词意，把人引入歧途。例如张惠言的《词选》就把温庭筠的十四首《菩萨蛮》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是什么「离骚初服」之意；把韦庄的四首《菩萨蛮》又硬说是「留蜀后寄意之作」，以及「致思唐之意」。还把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说成是小人暴急，君子被斥，是为韩（琦）范（仲淹）诸公作的。凡此都全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他们不知道自唐末至北宋初年，词毕竟还是「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一般地说，作者本意不在于流传永久，有些人抒写男女之情，有些人描画眼前风物，有些人叙述羁旅漂泊，更多的人则是「持酒听歌，为一笑乐而已」，安能有如许的君臣家国之恨谗和在（李后主亡国后是例外，但他却是直书其事，并没有隐晦曲折，让别人去猜谜）！由于《艺衡馆词选》的选者还未能运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因而把张惠言这种错误观点全盘接受过来。这是不能不予以指出的。



此选除了钞录张惠言的评语外，还摘录了周济、谭献、麦孟华、梁启超等人的评语，其中有一些比较中肯的，也有属于穿凿附会的，同样需要我们分别对待。

此外，这个选本也选入了若干形式主义倾向严重的作品。例如吴文英，早已有人指摘他的许多作品是「七宝楼台」，徒然「炫人耳目」，甚至晦涩难解，而且缺乏积极的思想内容。但晚清词坛上却有人把吴文英这一类作品大加吹捧，推为「重、拙、大」的代表。《艺衡馆词选》也明显受到这一派人的影响，选吴文英的词多达三十五首，其中形式主义倾向的作品实在不少。

《艺衡馆词选》是清末时代的产物，它存在上述的不足之处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以为，通过这个选本，倒是可以看到当时词坛风气的主要倾向。它既不同于朱彝尊等浙派的《词综》、《续词综》的芜滥，又不同于张惠言《词选》的苛酷，比之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它又较能避免片面偏颇。具体来说，这个选本大抵有下面几个优点：

首先，它所标举的，仍是「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主旨，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反对无病呻吟或绮靡伤雅之作。由于它的立足点高，格调也就显得雅正正大，同那些搜罗芜杂、优劣并陈的选本，有明显的区别。

其次，所选各家作品，大多是久经传诵，向有定论的。五代、两宋脍炙人口的作品，此选多数都已包罗进去。而且除了知名的大家之外，还能适当照顾到一些小家，反映了各时代不同

的多种风貌。

再次，所选唐宋名家的作品，虽说象吴文英、王沂孙的似嫌过多一些，但大体说来，简选还是相当严谨的，即便是周邦彦、辛弃疾的作品，也是选择从严。如《片玉集》即不取《青玉案》（良夜灯光簇如豆）之类的艳情，《稼轩词》不取消极颓废之作，《梦窗词》也不选晦涩的《琐窗寒》（绀缕堆云）之类，说明选者在这些方面还是掌握分寸、宁严勿滥的。

自然，由唐、宋而清漫长的一千余年间，名家名作，接武相望，而这词选只选作品六百多首，数量当然过少。尤其是有清一代，佳作绝不止此，其中如王夫之、屈大均都未被选入，更使人有遗珠之憾。

此次校点《艺衡馆词选》，所根据的是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五年的排印本。原书仅有断句，现在一律改用新式标点；至于原有作为评点的旁圈，仍予保存。原书中有重复及误题作者名字的：如甲卷已选李煜《蝶恋花》（遥夜亭皋闲信步），乙卷又选李煜《蝶恋花》一首，内容完全相同；查此词应是李煜所作，故将李煜名下此首删去。又乙卷赵令畤《蝶恋花》（欲减罗衣寒未去）一首，实系晏几道所作，已收入《小山词》中，不应归在赵氏名下，亦径删去。又丁卷蒋春霖的《踏莎行》《扬州慢》两首，系对太平天国革命发泄仇怨之作，故亦予删削。对于不同版本的异文，则视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如张元干《贺新郎》：「况人情易感悲如许。」查《芦川词》此句作「况

人情老易悲如许。」句意本杜甫诗：「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故以《芦川词》所载者改正。又史达祖《双双燕》：「愁损玉人」，查四印斋所刻词《梅溪词》作「愁损翠黛双蛾」，注云：「别本少二字，作愁损玉人。」今亦据四印斋本改正。但也有一些作品，与通行本字句颇有不同，如丁卷郑文焯《莺啼序》第四段：「乌头暗雪，马角生埃，念凤楼久迟，但几点随风珠唾。」查《清名家词》本《樵风乐府》此数句作「官槐翳日，苑柳扃烟，念凤楼久迟，但梦绕瑶池仙步。」下面「玉梯十二，烟霄咫尺，森森冠佩。」《樵风乐府》作「玉梯十二，骄云满眼，森森冠佩。」象这些异文，都一仍其旧，不再改动。

由于水平所限，讹误难免，深盼读者指正。

刘逸生 一九八〇年三月

## 自序

令嫀校课之暇，每嗜音乐，喜吟咏，间伊优学为倚声。家大人谓是性情所寄，弗之禁也。既而麦蛻奔世丈东游，主吾家者数月，旦夕奉手从受业。丈既授以中外史乘掌故之概，暇辄从问文学源流正变，文淳淳诲不倦。令嫀家中颇有藏书，比年以来，尽读所有词家专集若选本，手钞资讽诵，殆二千首，乞丈更为甄别去取，得如千首。同学数辈展转乞传钞，不胜其扰。乃付剞劂，聊用自娱。夫选家之业，自古为难。稚齿謏学如令嫀，安敢率尔从事。顾词之为道，自唐訖今千余年，在本国文学界中，几于以附庸蔚为大国，作者无虑数千家。专集固不可得悉读，选本则自《花间集》、《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草堂诗余》等，皆断代取材，末由尽正变之轨。近世朱竹垞氏网罗百代，泐为《词综》，王德甫氏继之，可谓极兹事之伟观。然苦于浩瀚，使学子有望洋之叹。若张皋文氏之《词选》，

周止庵氏之《宋四家词选》，精粹盖前无古人。然引绳批根，或病太严；主奴之见，谅所不免。令娴兹编，斟酌于繁简之间，麦文谓以校朱、王、张、周四氏，盖有一节之长云。抑令娴闻诸家大人曰：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在吾国古代有然，在泰西诸国亦靡不然。以入乐论，则长短句最便，故吾国韵文，由四言而五七言，由五七言而长短句，实进化之轨辙使然也。诗与乐离盖数百年矣，近今西风沾被，乐之一科，渐复占教育界一重要之位置，而国乐独立之一问题，士夫间莫或厝意。后有作者，就词曲而改良之，斯其选也。然则兹编之作，其亦可以免玩物丧志之诮欤！

戊申八月新会梁令娴

案此系初版  
时著者原序

## 例言

一是编分甲乙丙丁四卷，甲卷为唐、五代词，乙卷为北宋词，丙卷为南宋词，丁卷为清朝及近人词。

一唐五代为词之滥觞，摘钞若干首，以明渊源。

一词之有宋，如诗之有唐。南宋则其盛唐也。故是编所钞以宋词为主，南宋尤伙。清真、稼轩、白石、碧山、梦窗、草窗、西麓、玉田，词之李、杜、韩、白也。故所钞视他家独多。

一元、明两代，名家者少，故阙焉。

一清朝斯道大昌，嘉、道以后，作者駉駉欲逼古人。钞若干首以觐进化。词之本事，有可考见者，附录于末。

一前贤批评，摘钞附于眉端。

一近人词所见甚稀，他日有得，当更补钞。

# 艺蘅馆词选目录

## 甲卷 唐五代词

后唐庄宗二首

南唐嗣主三首

南唐后主十三首

李白四首

张志和一首

韩翃一首

戴叔伦一首

白居易三首

窦弘余一首

郑符一首

温庭筠二十一首

皇甫松三首

韩偓一首

张曙一首

韦庄八首

牛峤三首

毛文锡二首

牛希济三首

薛昭蕴三首

顾夐二首

鹿虔扈一首

毛熙震一首



李珣六首

欧阳炯一首

孙光宪三首

张泌三首

冯延巳十四首

徐昌图一首

吕岩一首

柳氏一首

失名一首

乙卷 北宋词

徽宗皇帝一首

晏殊六首